

三人行名家散文精品系列 第二辑

历历在目

杨

绛

黄宗江

楼适夷

周政保选编

海天出版社

责任编辑 张 曼
封面设计 陈士修
责任校对 王 颖

·三人行名家散文精品系列·第二辑
周政保选编

书 名 历历在目

著(编)者 杨 绛 黄宗江 楼适夷
出版发行者 海天出版社
地址 深圳市彩田路南海天综合大厦
邮编 518026
印刷者 肇庆新华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海天出版社
开 本 850mm×1168mm 1/32
印 张 11.56
字 数 290(千)
版 次 1998年6月第1版
印 次 1998年6月第1次
印 数 1-5000册

ISBN 7-80615-795-6/I·219 定价:18.00元

海天版图书凡属印制装订错误,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出版说明

近年来，中国的散文创作入了一个令人欣喜的收获季节。作家们贴近现实、体察民情、有感而发、为事而作，可谓题材广泛、品种多样、文采飞扬而风骨淋漓，其数量也是中国文学史上所罕见的。

我们选编出版这套“三人行名家散文精品系列”，目的就在于以有限的篇幅，比较系统地向读者提供一批尽可能新近的散文佳作。不难想象，终年奔波于紧张繁忙中的最广大的读者，是无法读遍名家的所有作品的。而这套名家散文系列的诞生，将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这一突出的阅读矛盾。

至于“名家”的称谓，是指那些以出色的艺术劳动而蜚声文坛的著名作家（主要是小说家、诗人、学者）。他们卓有成效的思索及耕耘，创造了散文史上前所未有的精神财富。而入选的篇章，便是从名家们浩繁的创作海洋中打捞起来的“佳作”。选编是一个评估与选择的过程，一个拷问选编者观念及判断力的过程，因而其中必定渗透了选编者的感受、理解、乃至正常的偏爱或倡导。而所谓“三人行”，仅仅是一种标志性的说法，其含义也主要在于每本书将由三位散文作家加盟合成——“三人行”的秩序，我们则按作家的姓氏笔划排列。

“三人行名家散文精品系列”将分辑选编出版，每辑四种。我们期望得到作家与读者的支持。

序

周政保

当今文坛上的散文读得多了，或许都能感觉到，凡耐读、耐品、甚至具有传世价值的好作品，其中有不少缘于前辈作家的辛勤笔耕——倘论及这些作品的特点，那最显著的，便是“怀人忆旧”。这不是每个作家都可能胜任的“创作”。且不论每个作家是否都具有“可怀之人”或“可忆之旧”，就说能不能感悟到“怀忆”本身的意义，也是一种无可逃避的挑战。

这些作品的怀忆对象，作为历史，作为云烟般的往昔人事，距离今天的读者大都显得很遥远，但让人惊叹的是，我们并没有因遥远而感到陌生。相反，还产生出一种无法说清缘由的亲近感，一种精神的息息相通，一种情感的共鸣。

历史是一条河，流到我们这一截便被称为现实——这就是我们与往昔人事的关系。

对于“怀人忆旧之作”，无论是阅读还是评价，都是一件意味无穷的事。

所谓“文如其人”——释“文”已属不易，谈“人”更难。不知“其人”，只能是读“其文”而感知“其人”。我读杨绛先生的散文，就是这样往来于由文字营构的时空之中：历史的或现实的，且由“文”而“人”，由“人”而“文”，并以此造就我的阅读印

象。

杨绛先生是一位学者作家——就说那几篇被选入《杨绛散文选集》的作品，如《艺术与克服困难》、《事实—故事—真实》、《有什么好?》、《堂吉诃德和〈堂吉诃德〉》，便是见解迭出、文笔优美的“论文”（或阐释中外文学的随笔）。就我的感觉而言，读这些论述型的随笔，要比其他散文更能享受到启迪情智的乐趣。当然，在众多读者的心目中，杨绛先生的名字是与她的中篇散文《干校六记》、长篇小说《洗澡》联系在一起的。而为许多读者不知的是，杨绛先生还是出色的剧作家与翻译家。她的喜剧作品《称心如意》、《弄真成假》、悲剧作品《风絮》等，都在中国戏剧史上产生过影响，而她翻译的《一九三九年以来的英国散文作品》、法国小说《吉尔·布拉斯》、西班牙小说《小癞子》、《堂吉诃德》等，曾起到了或还将起到滋润中国文学的作用（可我们在读这些作品时，往往记住了著者而忽略了译者）。我从一篇文章中读到，杨绛先生因翻译《堂吉诃德》而获得了西班牙国王卡洛斯授予的“智慧国王阿方索十世勋章”。

止庵所写的《杨绛散文选集·序言》说到：“我们考察杨绛散文，须得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是其本身的成就，一是在散文史上的成就，这两者乃是交织在一起的。”我以为，这是一种很可靠的、富有实事求是精神的评价思路。就阅读体验或个人偏好来说，我更喜欢杨绛先生自 80 年代以来发表的散文。这些作品大都属于“怀人忆旧之作”，但不同的读者却可以从中获得不同的或多元的满足：可以是人生的智慧，可以是精神的陶冶，可以是对于相应历史过程的极为形象的感知，甚至可以是一份份中国百年文化史或文学史的“补充资料”……对于我们这些后辈读者，无疑可以起到一种梳理或澄清的特别功能，起码能使我们的情感与理性趋于健全或可靠……

杨绛先生的“怀人忆旧之作”虽则写得严谨沉重，但又能给人以平和亲近之感；而时常呈显的那种叙述的轻松与幽默，也以含蓄的苦涩沟通了读者的感情（这不能不让人想起“写忧而造艺”的审美规律）。这些作品之所以能够赢得读者的“心心相印”，而且可能突破所怀之人及所忆之事距今遥远的时空障蔽，自然还因了一些更为具体的抒写特点。譬如，这些怀忆之作基本上都以第一人称叙述，而“我”的介入与所见所闻所感的“亲历性”结合在一起，也就极大地强化了“记录”（《记钱钟书与〈围城〉》中则称“一一记下”）的真实感——所谓“琐事历历，犹如在目前”（《干校六记》），也同样是读者的一种感受。又如，怀忆人事的态度很客观，显现出一种如实公允的“叙述表情”，极容易被读者接受或认同。她在《杂忆与杂写·自序》中说：“怀念的人，从极亲到极疏；追忆的事，从感我至深到漠不关心”。不言而喻，无论是人还是事，前提则是其中的意味或价值。在杨绛先生所怀念的人中，既有至亲至爱的亲人，也有感情淡漠，但又值得追忆的亲戚；既有学贯中西的大学者或已载入史册的名家，也有命运惨淡的底层平民百姓。我想，这种“怀人忆旧”的选择，十分真实地体现了作者的情性，即沧桑变迁中的“平常心”。

在我看来，无论怀忆怎样的人，写人便是记事。所谓人事物理，首先是人事，而人与事是一体而不可分离的。杨绛先生的“怀人忆旧”，所写虽大都是“琐事”，但其间却体现了极为出色的捕捉与描写生活细节的才能，于是记事的传神，尤其是写人所呈显的对象的复杂性或多面性，也就让读者感到十分自然。如《〈傅译传记五种〉代序》、《记杨必》、《回忆我的姑母》、《纪念温德先生》、《老王》、《林奶奶》等，都是不可多得的“怀人忆旧之作”。其实，《干校六记》也属写人记事的作品：主要人

物便是“我”与钱钟书先生，而内中的生活细节及“琐事历历”，不仅传达了个人的“神”，也涵括了一个荒唐时代的“神”。因此，我们读杨绛先生的散文，不仅可以感受到被忆之人的斑斓情性及复杂的精神状态，而且可以读出活生生的时代，可以倾听到历史前行的足音，或急促，或缓慢，或沉重，甚至可以领略到特定的纷繁驳杂的社会文化背景的底蕴，或感悟到人的精神悲剧的真正含义……这些作品写得很朴素，但结结实实却是显著的特征，即没有时下一些散文所流行的那种被“抒情水分”泡胀的感觉，也没有那种弯来绕去故作哲学状的空洞议论。一句话，简洁实在，含而不露，但容量很大。一篇《回忆我的父亲》，几乎就是一部小型传记，可作品又没有因了篇幅而只顾枝干的交代，相反，“父亲”被写得有血有肉、有形有神。既是人的情性或品格的体现，又是岁月或时代的生动反照。一篇《记钱钟书与〈围城〉》，也同样在局限的框架中写出了钱先生的“为人”与“为文”，不仅情理兼备，而且生活与文学相映成趣——我甚至奇怪地想到，对于无力理解钱先生学问著述的传记作家来说，这篇容量很大，且又提供了丰富的生活细节或创作内幕的散文，岂不是现成的、可供“放大”的范本或纲要么？当然，这是戏言，但读杨绛先生的这些“怀人忆旧之作”——作为生动、细腻、真实的岁月流逝的“记录”，确实使我们在感受人的精神或情感旅程的同时，也读出了那些正在变得越来越遥远，也越来越模糊的“历史”；或者说，“历史”在杨绛先生的散文中，绝不是教科书上的那种抽象的演绎。而是各式各样的人，是那些为作者所熟悉所理解的神态各异、履历及命运不同的人。每一个人都是“历史”。这也许是读杨绛先生散文的最大收获。

凡“怀人忆旧”，总会留下“怀忆者”的人生阅历的烙印：阅历不同，“怀忆”的对象也就不同。在当代散文家的行列中，黄宗江先生便是一个鲜明的创作例证。据我所知，宗江先生著有散文集《卖艺人》、《花神与剧人》、《你，可爱的艺术》等。这些书名，也就有点儿“与众不同”。最近，又出版有《长歌集——黄宗江剧影散文选》（中国文联出版公司），洋洋洒洒近四十万字，除“剧本卷”中的《大团圆》（话剧）、《农奴》（电影剧本）、《风雨千秋》（现代京剧剧本）、《寻梅》（诗剧）外，其余（大半）便是散文——宗江先生在这本“选”的“题记”中说：“我此生所作多为剧作，剧者包容戏剧、戏曲、电影、电视。所写散杂文亦多三句话不离本行。”这正是宗江散文与诸多写家绝然不同、但又极合情理的特性。他自幼迷戏，在上海下海（艺海）从事演剧以期写剧时 19 岁（生于 1921 年的宗江先生，如今已进入“古稀今不稀之年”）——半个多世纪如伴情侣一般守着本行的“剧人”，对戏剧、戏曲、电影、电视艺术的昨天与今天，自然是了若指掌，于是说起其中的风云幻变、人事演绎，说起自己与师长同行们在不同背景下的酸甜苦辣，说起人生的放达洒脱或长歌当哭，不仅离不了“本行”，而且还如鱼得水，熟知到了如数家珍的境地。作为“剧人”，宗江先生富有“全能”或“多栖”的色彩，甚至是中国现当代戏剧史或戏曲史或电影史的“见证人”。当然，我不敢、也没资格妄下诸如此类的断语，而所言也只是读宗江作品之后收获的一点儿“副感受”。《长歌集》所选《海外戏剧课小结》，记录了他赴美国加利福尼亚圣地亚哥大学讲授“中国戏曲”的经历及反响（且无自吹自擂之嫌）。弘扬民族文化弘扬到了美利坚的国土上，若无一点儿能耐，这事是不可想象的——且不说中国的文化人中通晓“中国戏曲”的并不多，就是听讲，确能进入心领神会境地的，大约也

寥寥无几。

宗江先生的散文不是“梨园趣谈”或“影剧”史话，但在这些“忆旧”中透露的见闻或见识，确让人洞开了视界，充实了人生的经验与智慧，而那种“原来如此”的感叹，也就成为伴随读者的一种真真切切的体会。显然，宗江先生读书很多、学问也很深，颇具厚积薄发的风度，但更令人钦佩与惊叹的，是他坎坷曲折或非一般人所拥有的极为丰富的阅历。特别是，在漫长而匆忙的人生道路上，他的选择姿态，往往是主动的、出自内心的、甚至是“自投罗网”的……我想，阅历这笔财富之所以宝贵，那是因了它的以人生相许的高昂代价，或在于它的“求之不得”——学富五车或学贯中西，当能作为人生经验的补充，但它终究替代不了阅历的提供。宗江先生的散文便是一个例证。可以说，凡精湛的篇章、以及机智的描写或启迪思情的见解、乃至诙谐、幽默、风趣，大都与他的阅历相关；即便是他讲授“中国戏曲”，若无阅历垫底，恐怕也难以生动起来。孔子说：“观过，斯知仁矣。”好散文实在不是写成的，而是从人生阅历的精神（或情感）溪流中渗淌出来的。做学问也是如此。美籍明史专家黄仁宇先生在他的《万历十五年》跋中说，他的所谓“大历史观”，不是“单独在书本上可以看到的”，“尤其不是个人的聪明才智可以领悟获得的。我的经验，是几十年遍游各地，听到不同的解释，再因为生活的折磨和煎逼，才体现出来的。”理性的历史学研究是这般情景，那以感性或直觉方式表达的散文，阅历的作用也就更重要了。因阅历而滋生抒写对象，因人生经验而传达各式各样的感慨或见解，便是宗江散文让人感到亲近、活泼、率直而娓娓动听的深层缘由。

“扑不灭的火焰”，是黄宗英（宗江嫡妹）讽赞宗江先生的一句戏言，可细想，这既讽又赞的表达，倒是准确地概括了宗

江先生为人文的特点。所谓“火焰”，就是人的信念，而“扑不灭”的源头，依然是信念。由“文”而感受“人”，便可窥见文字背后的那个行色匆匆的“剧人”，那个启蒙于京戏与进步书刊的从前的宗江是如何跌跌撞撞步入“古稀今不稀之年”的。是什么驱动与支撑了他的人生？是生活的信念，是艺术的信念；是永远回旋于耳旁的那行德文歌词：“你，可爱的艺术，在多少黯淡的光阴里……”直到 90 年代，这行源自《约翰·克利斯朵夫》最后一卷卷首扉页的歌词，依然被宗江先生称为“得以存活的最直接意义的生命”。诚然，具体到“人”或“文”，宗江先生的独特性众所周知，他有他自己的体现这“生命”的方式。读《旧唐书·高祖本纪》时，曾记得其中有“倜傥豁达，任性率真”的说法。我觉得，以此来形容宗江先生是很合适的。我们属于后来者，自然不可能对宗江先生的人生诉诸“实地考察”，但他散文中所透露、所流露的那一个“我”，便是实实在在的“倜傥豁达，任性率真”，而且不仅仅是“人”，同时也是“文”，即他的散文品格。

因了人生行程的漫长及独特，也因了那一份溢流心中的对于艺术的忠诚与爱，宗江先生写下了一批以艺术家为主角的忆旧散文，其中有“剧人”，也有“影人”，还有作家、诗人、音乐家，乃至为宗江先生所敬仰的“敦煌的供养人”常老书鸿前辈。这都是一些与中国现当代文学艺术发展相关的人物；若离开了这些以艺以文为终生追求的人物，中国的现当代文艺史也就失却了支柱而筑不起煌煌大厦。姑且不论这些散文的“艺术性”如何，单说其中的“如实写来”，就构成了很难估量的价值，而作品的“传世”，也将是不必怀疑的情理中事。仅《长歌集·散文卷·师友篇》所示，宗江先生写到的人物就有：梅兰芳、周信芳、赵桐珊（芙蓉草）、关肃霜、言慧珠、侯宝林、黄佐

临、曹禺、夏衍、金山、姚克、郑君里、于是之、孙道临、海默、崔嵬、谢晋、萧军、冰心、马海德、李德伦、冯牧……无论是写师还是述友，大约是最难写的，但宗江先生却以闲谈、笑谈、苦谈、趣谈之类的“忆谈”方式，把这些堪称大师或名家的音容笑貌推到了读者面前：是受苦受累的凡人，是平常人，但又是让人钦佩的“艺界伟人”。这，便是宗江先生的功夫。所谓“树碑立传”，不就是为了给后人留下一点难忘的印象么？实际上，欲为人“树碑立传”者终于不得，而凭着那股“扑不灭的火焰”，只想在忆谈中咀嚼师友往昔情谊的宗江先生，反而以他的散文起到了为这些“艺界伟人”树一点儿“碑”、立一点儿“传”的野史笔记般的功能。其间的奥妙在哪里？就在于他的“阅历”，在于他作为“亲历者”的视角，更在于他那种贯之以思、行之以文的“倜傥豁达，任性率真”。

宗江先生的散文无非是写自己、写师友、或表达他对于艺事艺态的看法，地道的“三句话不离本行”。他的作品也都采用第一人称的写法。写自己是“我”，传达见解当然也是“我”，而怀人忆旧呢，照样离不开“我”。“我”的介入，也就使他的作品呈显出一派“倜傥豁达，任性率真”的气象。不过，在写师友时，宗江先生很注意自己的配角地位，绝不会“任性”到喧宾夺主的地步。当然，写人述事免不了个性的过滤，更免不了客观中的“主观”，因为作品中的师友，终究是宗江先生心目中人，而那“扑不灭的火焰”，在燃烧自己时也映照了记忆中的历史及人事。宗江先生的叙述自始至终充满了诙谐与幽默，即便在回忆人生的窘迫或艺术困境时，也贯穿着这种个性——他的诙谐与幽默，最为生动地传达了他的生活信念及艺术热情，即那种“火焰扑不灭”的精神状态。若给宗江先生戴上几顶诸如理想主义、浪漫主义、乐观主义之类的帽子，大概每一顶都

很合适。但我们无论如何不能忘却宗江先生是“过来之人”，他的“阅历”所收获的，当然不全是令他神往欣喜的体验。他的艺术苦旅与中国同步、亦与整个民族的蹒跚同行。他终于没有“脱轨”。而我们也终于从“扑不灭的火焰”中，从诙谐幽默、乃至“倜傥豁达，任性率真”中，感受到了他的种种忧伤、甚至是呼唤“苍天在上”的愤怒。《跨世纪说》是《长歌集》的收尾之作，其篇首有古乐府的名句：“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岁忧”。这“千岁忧”，宗江先生是怀之久矣！尤其是“常怀”而犹若热情扑向冰雪，也就免不了伤痕累累，免不了黯然而叹息。那些足以令人仰天长啸的血泪怀念，特别是那篇写自己的《南方啊南方》，三十年前后的访越思絮，也着实让人倾听到滴血的心声……

不过，宗江先生总算走过来了，而且还奉献给了我们如此动人、如此宝贵的散文……我们是在走向 21 世纪，但 20 世纪就此会消失么？不会的。因为人归根结蒂仍然是人——人有记忆。

记忆对记忆着来说，可以是欣慰，可以是怀念，也可以造就某种苦涩或某种难言的心灵隐痛。但无论怎样说，一切有价值的往事怀忆，对今天或明天的读者都是一种奉献：它是历史之所以成为历史、以及后人感受历史的最可靠的依据。

楼适夷先生的“怀人忆旧”，也同样是如此。

楼老是现当代文学史上的著名作家、翻译家、出版家。他的人生便是历史的一部分。他参加过 30 年代的左翼文艺运动，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地下工作者。他参加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直至朝鲜战争。自 1952 年，他一直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领导者之一。论创作的数量，楼老自然不及那些驰骋文

场几十年的职业作家,但他对于中国文学的贡献,却是卓越而无可估量的。

在从事文艺活动与出版工作的同时,以及“离岗”之后的闲暇中,楼老也写下了很多散文。他饱经沧桑,目睹了中国人为自强自立而走过的漫长坎坷的道路。他写的散文,也就有别于靠散文谋生的专业写家的创作。从这本四十多万字的散文选集中,我们很容易领略到那种“有感而发”、“为事而作”的传统特点:他为回忆而写,为怀念而写,为亲情而写,也为历史的真实而写,为未来的美好而写……

楼老的散文,不仅思情坦诚、文笔朴实,而且具有很高的文献价值。其中一些忆念作品所涉及的,大都是中国现当代文艺史上的重要人物,如鲁迅、殷夫、应修人、郁达夫、茅盾、老舍、冯雪峰、潘汉年、胡风、冯乃超、聂绀弩、柯仲平、吴伯箫、满涛、夏丏尊、江中、阿英等等。楼老的这些回忆或怀念,绝无应景的色彩,几乎都是对于直接交往的追叙,或对于往昔事件的见证人身份的回眸,于是,这些忆念作品所透露的历史信息,便拥有了一般散文无法替代的价值可能性。其中的不少记叙,虽不属大波澜、大事件,但经由楼老的娓娓道来,细微末节也呈显出一种令人感慨的历史真实,而且还从补遗或澄清的角度,对一些有价值的人事景情作了有依有据的追忆。譬如对潘汉年、聂绀弩、胡风等人遭难及晚景的回忆,又如对应修人之死、对鲁迅“第二次见陈赓”的某些细节的补正(陈赓将军给鲁迅当场绘作了那张著名的鄂豫皖形势草图,楼老是彼时彼刻的惟一在场者)。

楼老是一个极其看重感情的人,对风雨同舟几十年的老朋友是如此,对故乡、对亲人、对后辈也是如此,尤其是那些缅怀母亲、儿子的文字,显得情真意切,让人感动。楼老的抒写

宽厚而流畅，朴实而平易近人。他谈论往事，毫无居高临下的“前辈姿态”，恰如与读者诉说家常。然而，作为文风的体现，他又是严谨的，甚至是一种沉重的严肃或严峻，且不掺杂随意想象的成分。

文如其人的说法，大约是最适合楼老的。我们可以从作品感悟到，楼老既是一个有骨气的人，又是一个对人对己坦诚的人。他曾在作品中写道：“我不敢触名人，给编者为难。但讲自己，写冯雪峰、写傅雷，自觉愧对亡友处，亦常不敢记。及至《记胡风》文，才到看清样时加了一句：‘胡风落井，众人投石，其中也有我的一块。’对冯，对傅，可愧者多，如有时机，必当自补。‘时机’一道，也关重要……即真话要说，但有的真话，是要看看时机的。”（《话记忆》）这是一种风范，也是一种历尽坎坷之后的难言的痛苦。几十年的风风雨雨，炼就了独特的表达自己情怀及坦诚心境的方式。因而读楼老的散文，既可以长见识、开眼界，又可以得到一种做人的教益，一种品格的熏陶，甚至可以倾听到历史脉搏跳动的阵阵声息。

岁月的河流就是这样，人们见到的仅是眼前的这一截，但有了上游才有下游；眼前的看起来风平浪静，可不要忘了上游曾经有过的凶险急流或恶浪。因而对后辈来说，楼老的作品的确是值得品读的。

作为散文创作的重要风景，“怀人忆旧之作”的大量涌现，自然有着众所周知的包括文学自身在内的深刻社会文化背景。这些年来，作家们、特别是那些经历与阅读过中国现当代历史的前辈作家，放下了沉重的精神包袱，纷纷走出各式各样的思想禁地，而“实事求是”的笔耕状态，也愈发成为坚实的情感依托。我想，这里“怀人忆旧之作”之所以可能成为80、90年代的重要散文风景的最主要的原因。而值得文学理论批评界

自责的是,我们对于这一风景的关注实在是太少了。小说之类的文学文体过多地牵扯了我们的目光,因而也就自觉或不自觉地怠慢了大量“怀人忆旧之作”的价值可能性——实际上,许多“怀人忆旧之作”的意义,要比我们想象的大得多。随着时光的飞速流逝,这一点将被未来的历史所证明——作为文学作品(或富有文学性的真实记述与重温历史之后的思考),首先受益的,当然是今天的读者。这些“怀人忆旧之作”犹如秋阳的倾泻,而读者们可能感受到的,也不仅仅是历史(或对于“历史”这一概念的充实、丰富、乃至补正),而且是一种精神的沐浴,一种作为中国人将如何创造未来历史的启示。当然,就如我一再提及的,“怀人忆旧”的意义还在于这一过程所具有的“文献价值”——因为,这里的“怀忆”已经成为文字,或已经具备了某种“传世”的可能性,倘若再加上文字本身的光彩,那这些“怀人忆旧之作”,也就必然地拥有“美文”与“文献”的双重价值。

1997年12月于北京

1998年1月重写

目 录

序 周政保

● 杨绛卷

2	《傅译传记五种》代序
10	回忆我的父亲
53	回忆我的姑母
69	老王
72	林奶奶
78	记钱钟书与《围城》
100	纪念温德先生
103	大王庙
106	记杨必
117	艺术与克服困难
125	有什么好？

● 黄宗江卷

144	君子
148	山城水巷

151	广和楼
156	沉船上的父亲
160	七十还乡
165	南方啊南方
170	原乡行
174	贺佐临恩师八十寿
177	《金山传》序
179	诗魂君里
185	孙道临是一首诗
192	火种萧军
196	寄冰心大姐
201	“我也里通外国”的马海德
205	敦煌的供养人
208	我师夏衍
213	Sir 姚克
217	海外戏剧课小结
220	寄宝玉
225	电影艺术中的几泡尿
227	跨国美食记
231	“你，可爱的艺术”
238	原草书摘
241	跨世纪说

● 楼适夷卷

244	忆老舍
251	诗人冯雪峰
258	从三德里谈起